

論文 年表

- 2 朱湘詩的紅色意象 陳文然
24 朱湘年表 陳穗芳 張慧明
70 郭沫若與惠特曼 鈴木義昭作 何妙玲譯
84 “清除精神污染”事件年表 (中) 戚本盛

香港中學教學講座

- 96 高級程度會考考問重點 戚本盛
104 “預科講座”序及體例 黎活仁
106 文學研究會 112 創造社 (上)
附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論戰 蔡榮甜

研究情報及各地論文

- 126 星馬報刊 (1985・1—3) 梁敏兒
130 香港主要週刊 (1985・1—4) 蔡榮甜
83 <<東洋文化>> 1930年代中國文學專號Ⅲ
封四 <<吶嘔>> “茅盾專號”Ⅰ
63 <<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便覽>>
65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號
83 <<清末小說>> 8號 95 <<貓頭鷹>> 2號
103 <<野草>> 35號 141 <<吶嘔>> 20號

封二 訂閱辦法 補購本刊書店名

- 1 編者的話 本刊使用略稱說明
82 本期編者執筆者簡介
105 本刊使用略稱說明

五四文學研究情報

5

主編〔義務〕：黎活仁

副編輯〔義務〕：蔡榮甜 白雲開 梁敏兒 戚本威

出版兼發行：遠東圖書公司 (FAR EAST BOOK COMPANY)
Flat C, Hennessy Apartment, 13th Floor,
488-490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Tel 5-776594 5-777869

承印：香港速印中心 5-462950

定價：港幣20元

訂閱辦法：以港幣每5期計算，劃線支票或滙票抬頭寫“遠東圖書公司” (FAR EAST BOOK COMPANY)

	空	郵	空郵掛號	平	郵	平郵掛號
亞洲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	160 元		180 元	140 元		160 元
歐美地區	170 元		190 元	140 元		160 元
香港本地	/		/	125 元		145 元

補購本刊書店

三聯書店（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10號 5—250102）

商務印書館銅鑼灣分館（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15號2樓 電話：5—7908082）

創作書社（香港英皇道121號 七海商場地下G 19號〔地鐵炮台山站・成報大廈左鄰〕 電話：5—710993）

青文書屋（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4—216號3樓B座 電話：5—8916932）

編者的話

黎活仁

1. 本期開始刊出為中學教學編寫的講座，如果有什麼教學上的問題，本刊也會儘可能解答。承上海教育學院的張炳隅先生贈我國內最近複印的文學研究會最重要的機關刊物——《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那時我正在寫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論戰，因而及時得以援引，謹此向張先生致以萬二分的謝意。另一方面，又參考到倉持貴文的論文〈成仿吾與基歐〉，頗受啓發。我認為倉持氏的論文是近年日本學界的重要貢獻之一。
2. 下期的講座的條目是分別由梁敏兒和白雲開分別撰寫的“弱小民族文學”和“胡適”，內容都能反映中國內陸以及歐美的新研究，深入淺出，值得推介。
3. 本期首次刊出星馬地區論文目錄，因篇幅關係，該目錄將隔若干期登載1次。

本刊使用簡稱說明：

KWY	抗戰文藝研究	LYW	魯迅研究文叢
LQ81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LYZ	魯迅研究資料
LX	魯迅學刊	WWYQ	五四文學研究情報
LY	魯迅研究	XWL	新文學論叢
LYD	魯迅研究動態	XWS	新文學史料
LYJ	魯迅研究集刊	YS	野草（日本）
LYN	魯迅研究年刊	ZXWYC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ZXWZC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

朱湘新詩中的紅色意象

陳文然



I. 前言

本文嘗試以朱湘（1904 — 1933）新詩中的顏色意象的討論對象，①探討紅色在新詩中的象徵意義，②所討論的新詩，主要來自《夏天》、《草莽集》及《石門集》3本詩集中的213首詩。③

II. 朱湘新詩中的多彩影像

詩的視覺影像（*visual image*）都是由色彩、造形及明度所造成，張漢良（20世紀）在〈論詩的意象〉中便曾明言：

①本文所指的意象包括心理上的意象，即文字在感官知覺上及心理上所引起的各種印象；喻詞之意象，包括各種明喻或暗喻；象徵意象。

②張漢良在〈論詩的意象〉中對象徵意象的界定是：“作為象徵意義或非哲學性真理的意象型式，可稱為象徵的意象。”見《創世紀詩刊》41期，1975年7月，頁57—66。

③朱湘的詩大多收入他的4本詩集：《

夏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1月）、《草莽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1月）、《石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6月）、《永言集》中，一共收了220首詩、3首散文詩。本文只是以前3本詩集為研究依據，而於集外散見的十餘篇詩作，由於大多數是詩人於編集時有意放棄的，故未列入討論範圍。

視覺意象又包括光暗、色彩和動作。^④

造形或動作能呈現物性，表達詩意，而色彩卻能刺激感覺，營造更具體生動的形象。朱湘是“新月派詩人”^⑤，注意詩的形式美，^⑥在詩中也常常利用顏色來加強視覺的效果。例如在〈泛海〉一詩：

水蔚藍蘊碧玉青瑤，
沫濺珍珠，
耀珊瑚日落西流。^⑦

首句便已包括蔚藍、碧、青3種顏色，令人目不暇給。又如〈曉朝曲〉：

宮門前兩行火把的紅，
冲破了黑暗，映照着宮牆，
金黃的火星騰過華表上，

* * * * *

④同②，頁60。

⑤儘管朱湘與新月派詩人往來甚密，但對於他的新月派詩人身份至今仍有疑，如羅念生就曾認為“其實他和新月派貌似神離，在思想上感情上和他們有很大的距離。”見《朱湘》序，係玉石編（香港：三聯書店，1983年10

月）頁1。

⑥朱湘注意詩的格律。陳夢家（1911—1966）也曾在《新月詩選》序中說過：“朱湘詩，也是經過刻苦磨煉的。”

⑦見《石門集》，頁25。

牆頭瞧得見翠柏與蒼松，
來朝似的群鴉旋舞天空，
夜雲蒼皇的向遠外遁藏，
蟻聚的千宮一聲不聽響，
靜候在宮牆十里的當中。

朱紅的大柱上盤着金龍，
寶座的旁邊縹繞着爐香，
兩個宮女已將雉扇高擎，
丹陛前恭立着卿相、王公。

看哪，一輪紅日已經升東，
杏黃的旗旆在殿脊飄揚，
在一萬里的青天下蕩漾，
聽哪，景陽樓撞動了洪鐘。⑧

在這首詩中，紅、金黃、翠、朱紅、金、杏黃、杏等多種顏色堆放在一起，使人心中烙下多彩的影像。⑨

Ⅲ. 顏色意象與聯想的關係

顏色不但強化了視覺的影像，還會刺激起聯想⑩詩人運用顏色，除

⑧見《草莽集》，頁22—23。

⑨，頁17。

⑩張漢良說：“我們的肉眼看到某種顏色，腦海便會烙下該顏色的影像。”參

⑩聯想是對事物所產生的感想及思緒。



了是用作加強詩篇的形象性外，⑩也受顏色所引起的聯想的影響。夏赫特爾 (E. G. Schachtel) 便曾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顏色與聯想的關係：

各種顏色往往會立即勾起特有的感受和情緒。⑪

例如紅色使人聯想起火、光，綠色使人想起了大自然，而白色則純潔高雅，予人安祥的感覺。當詩人想及溫暖，或希望表達熱情的感受時，便自然選取了紅色；想及寧靜安祥時就選用白色。⑫而詩人對顏色的偏好，也流露了他聯想方向。朱光潛 (1897 —) 在〈美感與聯想〉一文中便指出：

我們對顏色，往往因民族性，年齡、性別、教育不同而各有所偏好，有人偏

⑩李廣田 (1906 — 1968) 認為“形象性是文學的最基本特質，沒有形象性，便不成為文學，而形象性的第一義就是具體描寫的意象，而非抽象的議論，邏輯的推理。“顏色在刻劃事物的形象，提高形象性的作用很大。見《文學論》(香港：昭明出版社，1982年11月) 頁34。

⑪E. G. Schachtel (夏赫特爾) 《*Experiential foundations of Rorschach's Test*》(New York/London: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6) 頁161。

⑫據近代的美學研究顯示，純粹的音樂嗜好是極稀罕的，許多人喜歡音樂，都不是欣賞聲音的和諧，而是因為它所能喚起的視覺意象。如李頎的《聽董大彈胡茄》、韓愈 (768 — 824) 的《聽穎師彈琴》白居易 (772 — 846) 的《琵琶行》，這些詩篇所着重表達的都只是音樂所喚起的聯想，而不是音樂本身。顏色也如音樂一樣能引起聯想。

好紅色，有人偏好青色。……這都是由於聯想作用。^⑭

而布洛 (Bullough) 也認為：

一類人偏好某種顏色，大半因為它所外起的聯想。^⑮

顏色引起聯想，而聯想是與意象不可分割的，詩人有所聯想，貫注於詩中，加以發展，而讀者感受詩意，也有所聯想，意象由此產生。^⑯朱光潛也曾就美學的觀點出發，指出聯想是意象產生的來源：

意象的產生不能不借助於聯想，聯想愈是豐富，則意象愈深廣，愈明晰，可以在美感經驗之前，使美感經驗愈加充實。^⑰

因此，詩人透過顏色所引起的聯想，能營造出豐富的意象。下文嘗試從統計數字中探求朱湘對顏色的偏好，捕捉詩人的聯想方向，從而分析詩中顏色意象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IV. 紅色意象的各種象徵意義

* * * * *

⑭朱光潛：《朱光潛美學論文選集》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2月) 頁123。

⑮Rudolf Arnheim 著，李長俊

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台灣：
雄獅圖書公司1982年9月) 頁345。

⑯廣義而言，意象是心靈上的圖畫，因此從詩中有所感染，引發聯想，是可以刺激意象的產生。

⑰同⑭，頁134。

羅念生（羅懋德，1904—）曾經這樣形容朱湘的性格：

朱湘性格孤僻、傲慢、暴烈、倔強，表面上冷若冰霜，內心裏却是一團火。^⑮

詩人外冷內熱的性格，令人想起熱情的紅色與蒼冷的白色的極端結合。事實上，在詩集中，紅色與白色的出現比率也較其他顏色為高。紅色是22.78%，白色是20.25%（見附表）。而紅色更是詩人最常用的顏色。夏赫特爾認為：

不同的顏色有着不同的特性，而不同的人對這些特性亦有不同的感受，
無論如何，從顏色之中仍可以歸納出一些普遍的特性。^⑯

紅色是具有令人感到熱情（*passionate*），激奮（*exciting*），震撼（*striking*）的特性。^⑰實際上，就生理角度而言，根據菲赫（*Fe're*）的實驗，人體肌肉的力量和血液的循環會因紅色的照射而增進。^⑱即使在繪畫時，紅色也是屬於“暖色”（*warm colour*），文學作品雖然未能如油畫般塗上斑斕的色彩，但鮮明的

⑮同⑤，頁9。

⑯同⑫，頁168。

⑰同上。

⑱同⑮，頁336。



紅色仍然是表達強烈感受的媒介。例如，李商隱（812—858）的詩句：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②

便是利用紅色象徵熱烈的渴望。^③在朱湘新詩中，紅色常常是強烈感受的象徵，例如在〈意譜 14·任人選：柔、戰鬥的剛〉裡，詩人便這樣寫：

那朵雙瓣的紅教我狂，
好比電光閃入了大氣，
鑽進心竅的那縷消息，
給我緋紅又給焦黃。^④

詩人不但把紅色與狂熱的感受連在一起，更以緋紅和焦黃來形容既驚且喜的心情。與代表焦急的黃相比，緋紅在此代表了詩人喜悅的感受，是有正面意義。但從整體而言，紅色在朱湘詩中所觸發的強烈感受是兼有正面及負面意義的。

* * * * *

②見〈唐詩選〉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4月）頁282。

③此詩句中的“暗”、“紅”是一明一暗地形成了色彩上的對比，首句的“金燼暗”造成了一種漸漸暗燼熄滅的

視覺效果，次句的末字“紅”就能在一片灰暗中，猝然露出一絲光芒，使原來“斷無”的肯定語氣，變化而成希望。

④同⑦，頁135。

A. 正面意義

哥德 (Goethe, 1749 — 1832) 曾將顏色分為積極主動和消極被動 2 類，紅色是積極正面的一類，²⁶而在朱湘的新詩中，紅色也常常被賦予正面、積極的象徵意義：

金星與白烟向灶突上騰，
青色的遠峰間沉下太陽，
只有樹梢指掛着一縷紅光。 <遠鄉>²⁶

這首詩中，在暮色下僅存的一絲紅光是希望的象徵，具有正面的含意。在<曉朝曲>中，紅色同樣象徵着與黑暗對立的光明力量：

宮門前面兩行火把的紅，
冲破了黑暗，映照着宮牆。²⁷

但更多時候，紅色是象徵着詩人的熾烈感情。事實上，顏色意象在朱湘詩中常常是感情的象徵。最明顯的是在<舊紋>中：

是一片鑰匙打開了“往年”

* * * * *

²⁶同¹⁶，頁341。

²⁷同⁸。

²⁸同⁸，頁55。

那箱匣，有白的情，黃的詩，
翡翠的希望與水晶的癡，
光采依然的又擺在目前。⑳

在詩劇〈陰差陽錯〉中也曾說：

這一串乳白的情感在節奏上。㉑

多采的顏色象徵着詩人不同的情感㉒，具體來說，紅色所象徵的感情意象可分為：

1. 友情

在〈寄一多基相〉中，詩人流露了對其摯友情的重視：

我是一個應殆的詩人
蹣跚於曠漠之原中，
我形影孤單，掙扎前進，
伴我的有秋暮的悲風。
你們的心是一間茅屋，
小窗中射出友誼的紅光：
我的靈魂呵，火邊歇下罷，

㉑同⑦，頁114。

㉒同⑦，頁183。

㉓顏色除了表達感情外，亦有其他用途，

例如在〈散文詩（三）〉中，詩人使

以顏色形容聲音：“你聽得見它麼，
這黑色的悲嘶。”視覺意象與聽覺意
象合而為一。

這正是你長眠的地方。③①

詩人自比作在廣漠的原野中孤獨掙扎的遊子，是友誼給了他溫暖的光。朋儕發放的热情，就像小窗中射出的紅光一樣，溫暖了詩人的心，光在此形象化了詩人對友情的直接感受；而具有激奮，熱烈特性的紅色就象徵着友情的激烈。在朱湘的另一首詩〈南歸〉中，亦有着相同的象徵。

我是一隻孤獨的雁雛，
朔方冰雪中我凍的垂死，
忽然一晨亮起友情的春陽，
將我已冷的赤心又復暖起。③②

朱湘性格雖然是孤僻，但對一些知心的朋友，卻是很熱誠，直爽和忠厚。③③他在清華學校時，便常與孫大雨（子潛，1905— ）、饒孟侃（子離，1902—1967）、楊世恩（子惠，？—1926）同住在一起，每天作詩寫文章，同學稱他們是“清華四子”。其後，又與李健吾（劉西渭，1906—1982）、柳無忌（1907— ）、羅念生等人積極參加清華文學社，吟唱詩作，孫玉石（1935— ）說他：

那種研討藝術的熱忱和珍視友情的溫馨，頗有些熱辣辣的少年風發的氣概。③④

* * * * *

③①見《夏天》，頁26。

③②同③①，頁40。

③③羅念生曾形容他“對知心的朋友很熱誠，直爽和忠厚。”見⑥，頁9。

③④同⑥，頁216。

朱湘在寫給羅念生的信中解釋他離開清華的原因是很個人的，他說：

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35)

溫馨的友情顯然是詩人追求的“熱辣辣”人生中所不可缺少。

2. 愛情

在詩篇裡，紅色常是象徵着愛情，例如何其芳（1912—1977）的〈慨嘆〉：

愛情雖在痛苦裡結成紅色的果實

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難揀拾。(36)

在印度詩人泰戈爾（*R. Tagore*，1861—1941）的〈園丁集〉中，紅色亦含有愛情意象：

許我握你那蓮芽也似輕柔的玉手，

並以花環滑套於你的皓腕，

許我以無憂花瓣之紅汁，

染妳的足趾，

而且吻掉那偶然站在趾上的微塵。(37)

根據夏赫特爾的解釋，熱情的紅色是常與快樂、性、愛情連在一起：

* * * * *

35同34。

36見《何其芳選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頁123。

37泰戈爾著，李明亮譯：《泰戈爾全集》（台灣：王家出版社，1975年8月）頁2—100。

熱情及刺激是常與紅色連在一起的，紅色亦可與那些熾烈的情愛感受……

快樂、性、愛情有關係。^{③⑧}

朱湘詩篇裡的紅色亦常帶有愛情的象徵意義，如〈情歌〉：

在發芽的春天，

我想綉一身衣送伶，

上面是挑紅豆，

還要挑比翼的雙鴛。^{③⑨}

在中國的詩歌裡，紅豆被用作愛情的象徵，例如王維（699—759）家戶曉傳的〈相思〉：

紅豆生南海，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摘

此物最相思。^{④⑩}

比翼的鴛鴦和最相思的紅色豆子，使此詩充滿了浪漫的愛情意象。以紅色象徵浪漫的愛情在朱湘〈王嬌〉一詩更為明顯。〈王嬌〉是一篇以愛情為主題意象（*thematic image*）的長詩。^{④⑪}內容是述說

* * * * *

③⑧同⑱。

③⑨同⑸，頁6。

④⑩見劉永濟選釋〈唐人絕句精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9月）頁20。

王公子與王嬌的愛情故事，^④在詩的開首，詩人便已在描寫男女主角邂逅的詩句中運用了紅色意象：

上燈節已經來臨，
滿街上顧着燈的光明
紅的燈掛在門口，
五彩的龍燈招過街心。^④

紅燈這個意象在詩中多次出現，例如王嬌在七巧節時，便曾夢見：

一座橋橫跨在河上，
白石地，檀木的欄杆
喜鵲在橋樓上歡唱，
一盞紅燈懸掛樓前，
心在胸口蓬蓬的跳，
她要知道牛郎是誰。



紅燈所發出的紅光令人激奮，令王嬌不期然心跳，渴望與牛郎相見。在詩中，掛在樓前的紅燈與掛在門口的紅燈一樣，具有愛情即將來

④主題意象是專指與詩中主題的發展扣緊或息息相關的意象。

驚百年長恨>的故事敷衍而成。

④同⑧，頁60。

④<王嬌>一詩是根據話本小說<王嬌

臨的暗示。而當愛情受到考驗時，紅色更成為鼓勵重燃愛念的象徵。在詩的第5節裡，王公子安慰王嬌說：

我要向岳父將一切說明，
將過錯攬來我的身上，
那時我們便能長偕傍，
不愁別，也不須吊胆提心。

你瞧月亮已經落下西山，
銅盤里盛滿紅的蠟泪，
知道要何時才能再會？
嬌呀，別盡着在窗側盤桓。

當王公子與岳父說明一切後，他和王嬌便能長相偕傍。紅的蠟泪在這裡並不是具有情愫已去的意味，相反卻帶有愛情再現生機的象徵，只有當紅蠟盡燃時，方才是日出的時候，就正如只有藉信心的建立，才能展望共偕白首的明天。事實上，在中國的傳統裡，紅蠟燭亦是愛情的象徵。

B. 負面意義

康定斯基 (W. Kandinsky) 曾從心理學的觀點闡釋紅色的象徵意義：

每一個顏色都可以是暖色且寒色，但是沒有任何一色，其冷暖的對抗如紅